

身體與生命倫理神學

譚傑志著
袁銘燊譯

導言

回憶起，在我首年開始行醫時，有一位與秘書通姦後，受困惑而前來求診的病人。他不想妻子知道自己這次的偶遇，及不希望自己和妻子同受病毒感染的風險，所以要求我替他進行艾滋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候群）測試。他承認這種激情行為是愚蠢的，並希望能以其他方法作出補救以免引發更多不必要的傷害。他聲稱在過去數星期已沒有與其妻進行任何房事，好能減輕在潛伏期妻子被感染的機會。由於艾滋病毒的潛伏期是六個月，所以在這階段進行艾滋病毒測試是無法確診他的病情。經向他解釋這階段任何測試都無法百分之百確保他不受艾滋病感染，並勸諭他把通姦的真相向妻子說出。他對我的建議非常驚訝，因這樣做是很難為情的。其後，他沒有接受任何測試便離開診所。自此，我再沒有遇過他。

多年來，經我診斷眾多的病人中，這個案仍在我的腦海。事實上，一個人痛悔因激情而犯錯要面對的是道德責任，也是難於啓齒請求寬恕。最終，自己都是無能力解決的。這個案帶出幾個有趣的論點，將在本文作出探討，那就是：人體與性慾、慾望與羞恥的事實、我們的身體倫理維度等。

世界上，生命倫理、慾望、羞恥和神學等確是不太可能作為討論的主題。主要基於事實，俗世的生命倫理學本質是無法解釋「生命中的深層問題」，特別是那些關於人生命的本身、死亡、

人的性慾等。可惜，反對人心靈方面的作者往往忽略俗世層面，例如：那些若望保祿二世的著作。

由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間，已故教宗的週三向群眾公開演講著重以一系列的教理作為反映人體的神學意義。現今，這些身體的語言製造出「身體神學」，並影響天主教對性道德的闡釋¹。非信徒亦能深入了解許多對身體和性慾的意義。今天，「身體」視為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議題。因此，有一位意大利作家有以下評語：—

「身體本身從本質和文化、個人與社會、個人和權力等之間的關係揭露基本的社會和人類的結合點。並構成個人與社會、創造者與準則和價值的寫真、身體移植的標記等的結構和行動、抑制和自由、理性和激情之間的十字路口滙合點²。」

因此，任何對生命倫理的討論都不應忽略對身體含意的分析。本文我們首先簡要回顧身體在現代文化的理解，就是把慾望和羞恥的經驗歸納為生活規律的層面。此外，我們透過身體神學提供耳目一新的洞悉，好能補充那些不足之處。最後，我們察看這些方法如何處理當下面對有關生育控制、科技、人口控制、色情和預防艾滋病毒等問題。

疑惑大師

很奇怪，任何對人類性慾的倫理探索皆忽略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經歷的慾望和羞恥是一種自然傾向的事實。然而，眾多倫理

¹有關正式的教理可從以下文獻找出：*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 Vol. II/2 to Vol. VII/2,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Citta Del Vaticano, 1980-1983。

²翻譯取自意文：M.LIUCCIO, *Alla ricerca del corpo perduto*, Gagemi Editore, Roma 2003, 17。

學家在討論性道德時明顯否定或略過這事實。這些學者把人體和性慾視為僅是生理器官和衝動，而非把人類生命歸納為動物的層面。例如：這個方法可從一位動物學家在美國社會經多方檢視有關性慾行為後而撰寫的統計報告，「金賽報告書－1948、1953」（Kinsey Report）看到。這份報告的結論是，性愛行為是因身體和心理受到足夠刺激而產生簡單的性愛反應。因此，按推測將善與惡、合法與非法、正常與異常等帶入討論的範疇是毫無意義的³。

笛卡兒哲學明顯幫助人走向身體的現代理想之道。笛卡兒的著作中，身體往往被視為唯一的有形實體表達我們的性格，甚至靈魂亦被變成及發現於身體松果腺的部位。這個人類的物理概念提升了對某些藥物的肯定，那就在將整體分成許多小部份的需要。⁴ 今天的文化仍能看見笛卡兒體系中固有的二元論，那就是理智本質被邊緣化和身體被提升至偶像拜崇的最高位置。

上世紀，一些自由思想家發現身體的二元論是最全面的表達。教宗稱這些人為「疑惑大師」，並命名其中三位，就是弗洛伊德 (Freud)、尼采 (Nietzsche) 和馬克思⁵ (Marx)。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肯定「性」指整個人的維度。這不是表示個人的性慾而是性慾的動態潛意識在人格內建立。因此，我們所有的社交、唯心、唯美、利他及文化的表達都是一個隱藏的「戀母情結」（理論）和辯護表現而已。自弗洛伊德

³ 參閱：A.C.KINSEY-W.B.POMEROY-C.E.Martin,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Saunders, Philadelphia 1948; ID.,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Saunders, Philadelphia 1953。

⁴ 參閱：R.DESCARTE, *Les passions de l'ame*, 1649。

⁵ 參閱：JOHN PAUL II, *Catechesis*, October 29, 1980。The pope acknowledged the source of this term from the writings of P.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 Essays in Hermeneutics*, Continuum, New York 1989, 144-146。

的時代，人的泛性及決定性概念把「性」理解為支配一切。在這概念下，性慾是從來不會因人格障礙而帶來被「阻撓」或「抑制」的結果。因此，根據弗洛伊德的調查分析 (Freud diagnosis)，傳統的教育對集體恐懼症的指責歸咎於性抑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中，把「性」歸納為性慾的層面和理性支配外的肉慾本能。當把激情和性慾作為詮釋人類活動和動機時，我們自己便成為性慾的奴隸和無能作出負責的承擔。儘管今天對心理分析不再普遍，這些對人類性慾的歸納和決定方法在心理和流行文化中成為不成文的規範⁶。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正視喜樂和生活的終極根源來自身體。在其著作 *Thus Spake Zarathustra* 中，指向這些由他杜撰《身體的輕蔑者》的闡釋：

「讓我對《身體的輕蔑者》說出我的話。我希望這些話既不重學習也不是再教，卻是他們告別自己的身體—從而變成不再說話。

小孩這樣說：『身體和靈魂是我嗎？』再者，人為何不像孩子這樣說？

但覺醒和聰明的人說：『身體是我的整體別無其他，而靈魂不過是某種東西在體內的名稱而已。』

身體是表達一個重大的睿智、一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戰爭與和平、羊群和牧羊人的多元化。

你的體內的一個工具也是你的小智慧，那麼你稱我的兄弟為『心靈』，一指一個細小工具和你的重大睿智的玩物。

⁶參閱：E.SGRECCIA, *Manuale di Bioetica, Vol.I: Fondamenti ed etics biomedical*, Vita e Pensiero, Milan 2000, 386-387。

你說：『我在』，亦因這個美麗的詞語而感自豪。但更大的事情，在於不願意相信你的美，即你的身體與重大的睿智一齊；這樣說非指『我在』而是『去幹』⁷。」

因此，尼采認為基督教的道德觀像敵人，指誰願意把道德規限放於什麼人能做得到的身上，尤其指性的範疇。

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把家庭被理解為一個走向共同幸福的生產服務單位。在這心態下，孩子們的遊戲亦成為只是教育和生產工作的前奏。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共產主義的功利原則下，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被視為必然的；與此同時墮胎合法化乃成為政策的一部份藉以確保招募工作的順利。新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把這個階級鬥爭的辯證哲理推斷到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性愛範疇。現從社會解放來理解性革命；那就是一個新的人性將從婚姻生活中性愛和感情的依賴及道德生活的心靈依賴而被釋放出來。這思想原則的擁護者是赫伯特馬爾庫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他使性與自由相等，把一個人的本能和喜樂釋放出來。激進女權主義的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將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應用於女從男解放出來，及婦女從傳統家庭社會的角色解放到社會政治的層面。因此，婦女與母愛的概念是社會對男性主導文化的調節結果。所以婦女必須在家庭內以抑制性慾，婚姻生活及生育等的方式來取回當然的地位。

慾望和羞恥的現象

⁷ F.W.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 IV. 1891. In <http://www.gutenberg.org/dirs/etex99/spzar10.txt> [Translated by Thomas Common] .

不久前，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一系列有關七宗罪的讀物。鑑於俗世的趨向，一個人可明瞭這系列是意圖再表述對罪的傳統概念。預料哲學家西蒙布萊克 (Simon Blackburn) 能完成有關「慾望」的撰文。他企圖恢復按現代哲學家的步伐描述這罪過。

慾望被良好的條件所規範。事實上，慾望不僅有用和重要的。我們不能缺乏它。所以我設定目標清除那些沒有價值的東西，把曠野中齊被譴責的老人拯救出來，釋放羅馬那呆板和嫉妒的懺悔者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厭惡，消除清教徒的信任和嘲笑，擺脫我們已知其他受拖累的東西，和把罪的範疇提升到德行層面⁸。

在「沒有慾望的道德」相對下，若望保祿二世提供了一個在「身體神學」方面有關性慾在人類經驗的交替闡釋。文森特沃爾 (Vincent Walsh) 總結教宗那訓導如下：—

「在這種慾望和慾望與歷史有關的道德規範影響下，使人類歷史得以編寫完成。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結構與制度的建立都受慾望支配。因為我們經常都有慾望，所以任何對道德的探研都不能離開這事實就是人的慾望⁹。」

當把傳統對慾望的了解投放於聖多瑪斯 (St. Thomas) 的教學系統時，適度的德行能把貪慾的渴望矯正過來¹⁰。已故教宗希望能把自己對現象和神學的觀察成果配合於這教學上。

他看到愛情與情慾是每個人內心的真正爭扎。愛情呼喚我們邁向無私自我奉獻的更高目標，而貪慾迫使我们享樂和貪婪。每

⁸ S. BLACKBURN, *Lust: the seven deadly sins*, OUP, New York, NY 2004, 3.

⁹ V.M. WALSH,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A simplified version*, Key of David Publications, Merion PA 2002, 49. 參閱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August 13, 1980。

¹⁰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II-II, qq. 141-168。

個人的內在生命取決於慾望¹¹。在此，波蘭主教意識到，現代的思維往往把在動物王國中發現的「性本能」與人類的等同。人是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所以清晰地體驗到有別於動物。人是理性的存有，所以性本能的範疇不該應用於人類。就自然的方法來說，一個更準確描述人類性慾的意義，就是身體的婚姻意義：陽性和陰性二性男與女結合的婚姻中找到。事實上，我們是自由的存有具有能力對性慾的選擇。我們亦不會被「自然的必然性」本能所束縛¹²。

心理學家在對無意識的分析中找不到肉體貪慾和肉慾的實証，因此人不能停止把感情投到連續和不可撤消的境況。實踐是一個真理。現實中，人需意識自己稱為「有效呼喚」。人需了解自己由呼喚到現實的感覺，甚至更多了解婚禮和天賦內在自由表達的意義，那就是，心理自由的狀態和力量超越肉身的貪慾¹³。

教宗在描述羞恥的意義時提供了對人類性行為本質的一個深刻洞悉。羞恥意義是一個非常複雜卻是重要的體驗。羞恥使人經歷了對他或她「另一的我」如同男人在女人前的一個恐懼。這恐懼悖理地揭示了某人自己的孤單並需要肯定及接納的認同。羞恥的經歷是使其他人離開，亦同時尋找另外的人進入自己的關係內。因此，羞恥在男與女的倫理關係具有一個重要的價值，就是為「人的共融」建立了基本規則。經仔細閱讀〈創世紀〉首兩章後，教宗指出羞恥在創世之初是不存在的。亞當和厄娃在起初的交往純屬個人性。原初二人的赤裸是沒有羞愧的，因為天主是目覩的。他們享受男女之間的互惠互補，並特別了解到把他們的身

¹¹參閱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September 17, 1980。

¹²參閱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April 28, 1982。

¹³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October 29, 1980。

體成爲彼此間的禮物。在原祖父母墮落後羞恥才出現。他們在罪之後才發覺自己赤身露體¹⁴。

羞恥是罪的後果，繼而渴求謙遜。現在，男人和女人被稱爲陽性和陰性並由天賦的本能驅動整個身體。目前，人被稱爲男性或女性而不是男性和女性。在此基礎上羞恥是貪慾的三倍，「肉身的貪慾，眼目的貪慾，以及人生的驕奢」(參閱若一 2:16)¹⁵。羞恥同樣帶來一個個人與夫妻之間親密關係的局限。他們需要以無花果樹葉遮蓋他們的私處顯示了他們經驗到深層共同的羞恥，而且動搖他們生存的基礎。

在這背景或從〈創世紀 3:10〉亞當的說話：「我害怕起來，因爲我赤身露體，遂躲藏了」來看，似乎是表達無保護的意識，以及軀體的結構在面對大自然過程中心神不定意識的一個必然決定。在這困擾的陳述，或許可以找到一些「見形見絀宇宙」的含義¹⁶……

基督對慾望或「內心干犯的姦淫」的訓導不僅向信眾亦對所有人，因這是一般的經驗。因而，歸納這經驗成爲生活規律使我們對人類性行爲的了解。最後，身體成爲一個單純操縱的對象，猶如教宗指出：—

「當某人把身體功能作爲一個有機組織的單方面認識時，這就不難了解身體作爲操縱的對象。這情況，人不再主觀地認識自

¹⁴ 參閱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December 12-19, 1979, January 2, 1980; July 23, 1980。

¹⁵ 參閱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June 18, 1980; December 10, 1980.

¹⁶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May 14, 1980.

己。可以這樣說，因自己的身體而喪失它的意義和尊嚴，卻造成身體是人特有的身體¹⁷的事實。」

生命倫理的含意

今天眾多的生命倫理爭議很明顯指向我們的身體作為對象和有價值的操縱。這可從避孕和生育科技，代孕母，天命和利用剩餘胚胎作為幹細胞研究等理解到。在教會的角度理解往往被認為是過於嚴謹。這些一連串有關人體的教理，可能促進一個對人類性行為的較重要理解。

事實上，一個深切論及本質與科技相關的問題甚少在辯論中提出的。即使科技進步使人能支配自然，卻對科技的使用仍受某些限制，因為我們是自由和真正自由的主人而非科技的奴隸。正確使用科技就是具體生命的傳送。

有關擴展「大自然力量……支配」領域的手段威脅了人類對「自我支配」的方法卻仍保留其特性。事實上，那就是「自我支配」相對於人的基本結構，成為一個完美的「自然」方法。相比之下，「不自然手段」的變調破壞了人基本的特性，剝奪人給自己適當的主觀性和成為一個操縱的對象¹⁸。

另一方面，身體神學對教會因阻礙推廣使用避孕套作為防禦艾滋病病毒散播的譴責帶來曙光。再者，所述的疑惑大師巧妙的影响了現實的觀念，走向把這問題歸納為缺乏人自由行為本質的有效預防方法。按這方法的表達，如動物，男人與女人是沒有能力承擔和克制他們走向一個較高的性慾望。然而唯一能挽救生命

¹⁷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April 8, 1981.

¹⁸ 參閱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August 22, 1984 (Italics in original).

的方法在於推廣使用避孕套以降低感染率¹⁹。這實際上否定了「自我支配」的可能和更充分反映了每個人的自由。

色情和賣淫是其他兩個明顯與操縱一個人的相關議題。可惜，眾多廣告和宣傳代理爲了商業利益而誇大人體及其性的關係。在這裏，再次對羞恥的表達是中肯的，既然以衣服掩蓋那就肯定了我們對人類尊嚴的認同。教宗說：「這是不可能同意所謂自然主義的代表訴諸有關藝術作品和藝術複製品是人類的一切，和誰以這種方法聲稱他們以有關人的現實真理名義來行動等的論點。」身體在藝術和色情的客觀層面抵觸了實際，那就是身體被解作一件禮物直接指向另一個人的共融禮物。身體是一個主觀表現。由於身體在人的共融具有高尙的價值，把赤裸的身體作爲藝術對象和宣傳這就變成一個道德問題。

事實上，所以說「禮物的要素」是一個未知的接納和預料之外反應維度的中止，故意以這種方法來「威嚇」這意識，使其變成一個「挪用」的匿名和濫用對象²⁰。

結論

若望保祿二世遺贈的身體神學仍未能徹底成爲主流的生命倫理講道。可惜，疑惑大師影响了俗世傾向，這文化就是偵聽人類性行爲的問題。所謂的性革命就在半個世紀前開始並留下現代意

¹⁹ 參閱 ANONYMOUS, "Vatican in HIV Condom Row", *BBC News* (Oct.9,2003) in www.new.bbc.co.uk/1/hi/health/3176982.stm (August 10, 2006); T.RACHMAN, "Cardinal's Comments on AIDS and Condoms Draw Criticism from UN Health Agency",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0, 2003) in <http://www.aegis.org/news/ap/2003/AP031013.html> (September 20, 2005); ANONYMOUS, "The Pope's grievous errors", *Lancet* 9463(2005),911-912.

²⁰ 參閱 JOHN PAUL II, *Catechesis*, April 29,1981.

向的深刻印象。這情況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婚姻，忠貞，貞潔和禮節等傳統觀念被肅清後，達到最高峯。現在我們留下對人體的扭曲觀點，就是虛空了慾望和羞恥的經驗，要為更多的社會弊病負責，如通姦，離婚，少女懷孕，性病，虐待兒童，色情和戀童癖。男人和女人兩者再不稱為男孩和女孩，往往視為被操縱和利用的對象而已。

四十年前，教宗頒佈了《人類生命》通諭論及反對人工節育的爭議，包括非社會和生命倫理社區發表那些尚未解決有關人類性行為的問題。事實上，今天生命倫理面對的挑戰是以一體兩面看生育科技，嬰兒計劃，和克隆人等問題。如果人體不只是性享樂的有機體，而是整個人的表達是真的話，人再不能被用作為牟利、商業、金融或科學等的生財工具。身體被歸納為科技操縱的對象時，這不只是輕蔑人類的尊嚴，亦是危害未來的人道。現連同魯益斯 C.S. Lewi 明確告誡《性格以外》的一段文章來結束本文：

我們歸納事物是我們可能征服的純粹「自然」順序。我們經常征服「自然」。因為「自然」的名稱是我們所擁有和某程度所征服的意義。征服的代價是把事物看作為純粹「自然」而已。每次跨越「自然」的征服便增加對它的理解。星星不會變成「自然」除非我們能量度它。靈魂也不會變成「自然」除非我們能為它作心理分析。來自「自然」的強大力量也是把事物投於「自然」中。當這個過程停止在最後階段時，我們可能充分掌握到收益比損失重要。倘若我們歸納自己的概念為純粹「自然」層面的

最後步驟，整個過程便是無意義。此際，誰是獲利或是犧牲皆屬同一境況²¹。

²¹ C.S.LEWIS, *The Abolition of Man*, OUP, Oxford 1943, 43. (Italics in original)